



孤城遗婴



杨 屹◎著
戴 妍◎插画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孤城遗婴

杨 屹◎著
戴 妍◎插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城遗婴 / 杨杞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108-4722-6

I. ①孤…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9686号

孤城遗婴

作 者 杨 杞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40
字 数 62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722-6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命运

致人生的窘境

致人对自由与美的向往之心

自序

大凡写文章的人，必然喜欢读文章。喜欢读文章的人，往往情思敏锐。

情思敏锐靠什么来衡量呢？记得清末小说家刘鹗在其名作《老残游记》的序言中有过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哭泣在于人是成始成终的——人一生下来就呱呱哭泣；死的时候，家人环绕，也要为之嚎啕痛哭。因而，这个人活了一辈子，有没有灵性，有多少灵性，竟是由哭泣的多少来决定的。

他说：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但是他接着又将哭泣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有力的哭泣，一类是无力的哭泣。小孩子丢个玩具，不小心擦破点皮，那是无力的哭泣；爱人遭难，家国破亡，自然是有力的哭泣。但是即使是有力的哭泣，也要分成两种：一种是以哭泣为哭泣的，另一种是不以哭泣为哭泣的。以哭泣为哭泣的，力量还不够强，不以哭泣为哭泣的，才足够震撼人心、经久弥远。

他举例解释：《离骚》是屈原的哭泣，《庄子》是庄周的哭泣，《史记》是司马迁的哭泣，《草堂诗集》是杜甫的哭泣；李后主用词作来哭，八大山人用画作来哭；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哭，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哭……最后说自己有种种之感情，感情越深，哭泣越痛，因而写下这部书，来作为自己在人世的哭泣……

在我看来，“灵性”两个字，是可以和情思敏锐画等号的，而“不以哭泣为哭泣”的哭泣，实则是代表了一种最深的人生感受、人生思考，以及人生寄托。在古往今来的人类心灵史上，每一个留下感人至深的作品的人，必然是对人生有着种种的自我情怀，而又忍不住为这些情怀哭泣过的。为情怀而哭泣，实在是一种最痛的哭泣；为情怀而哭泣，实在是一种最舒畅的哭泣；为情怀而哭泣，实在是一种丰富多变、不拘一格的哭泣；为情怀而哭泣，实在是一种忘我而又拯救自我的哭泣……

每个人都有最私密最自我的某种情怀，每个人其实都在寻找一种能够安放内心的深情寄托，因而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哭泣。这样的哭泣或浩大，或细微；或痛快淋漓，或缠绵悱恻；或在眼前，或在远处；或握在手上，或藏在虚空；或专注

一时，或耗尽一世；或身体力行，或天马行空；或在一本书、一句话、一行字，或在一片海、一滴水、一粒沙……

在于我而言，这部粗陋的书稿便是我的哭泣。

2016年4月11日 夜 融侨书房



上卷

序曲一	失落的神谕	2
第一章	蜂鸟的契约	9
第二章	未知的剧毒	15
第三章	神庙边的狼与蛇	20
第四章	死蛇与生蛇	27
第五章	危险与安稳之梦	33
第六章	迷途的马车	38
第七章	遭劫的少女	43
第八章	临漪山	48
第九章	箭谷金矿与十二肠	53
第十章	月潮与猫眼	61
十一章	王后与龙眼血珠	67
十二章	情欲的迷局	73
十三章	雾夜里的王子	78
十四章	风暴花园	84
十五章	沙娜的迷醉巫药	91
十六章	王子的平等待遇	96
十七章	鹰目城的盛宴	102
十八章	凌霜国的公主	106
十九章	小王子与镜中人	110
二十章	遗失的金珠匕首	115

廿一章	多情的水妖	120
廿二章	未成熟的复活术	127
廿三章	王子的水下陵寝	132
廿四章	离别的契机	138
廿五章	哀伤的爱人	143
廿六章	逃出地牢的狂徒	151
廿七章	意料之外的交易	156
廿八章	尘埃中的孤儿院	162
廿九章	苍霞森林的传闻	170
三十章	雾的背后与风的中间	176
卅一章	重新升起的鲨鱼旗	185

中卷

序曲二	往事与预言	193
第一章	王位继承人	199
第二章	王权的傀儡	204
第三章	舅母的身份	209
第四章	南方的匪患	214
第五章	王子的征程	219
第六章	先知的葬礼	222
第七章	旅人与故人	229
第八章	泪与尘的珠丸	234
第九章	半山腰上的猎户	239
第十章	处女的复仇之血	244
十一章	圣洁与狂暴之心	249
十二章	跌落的山鹰	255
十三章	无罪的奸细	263
十四章	绝望和真相	268
十五章	忠诚与愤怒	273
十六章	小城的血案	278
十七章	专属娼妇	284

十八章	尘埃落定	289
十九章	蛇痕之毒	294
二十章	死亡之河	299
廿一章	收尸人与黑市	304
廿二章	口袋中的粉末	309
廿三章	被拘束的魂灵	317
廿四章	月夜下的旅行	323
廿五章	小森林里的活死人	328
廿六章	故地重游与身世之谜	333
廿七章	木屋中的复活实验	338
廿八章	沉睡于光影下的女尸	343
廿九章	月与肌体的银蝶	348
三十章	亡魂的留恋	355
卅一章	恨蚊子的睡人	360
卅二章	作为母亲的王后	367
卅三章	偏爱的心	372
卅四章	怜悯的心	377
卅五章	无人执掌的国度	383

下卷

第一章	船长的秘密	392
第二章	蜗牛与珍珠	397
第三章	鲨鱼的美餐	405
第四章	长尾猴与响尾蛇	411
第五章	海岛上真正的王	417
第六章	异族人的献祭	421
第七章	老朋友的旗帜	426
第八章	头生子的盛宴	431
第九章	人皮星图	439
第十章	星座残页	444
十一章	时间泉眼	449

十二章	永恒与速朽	454
十三章	燃烧的裸女	459
十四章	怪人的哭泣	466
十五章	花托的囚徒	473
十六章	囚徒外篇	481
十七章	白日噩梦	484
十八章	天底下最灵活的鱼	489
十九章	海面上忧伤的游魂	494
二十章	云顶上钓鱼的巨人	499
廿一章	铁皮巨蟒与蛇之恶灵	504
廿二章	外乡人与大英雄	511
廿三章	大公主与小公主	517
廿四章	谎言和勇气	522
廿五章	诺言与婚约	527
廿六章	王子的三重悲哀	534
廿七章	望海的雕塑	539
廿八章	独行侠与恐怖分子	544
廿九章	幸福的假象	553
三十章	爱情的迷途	558
卅一章	湖心的女尸	564
卅二章	国王的心思	569
卅三章	铿锵女王	574
卅四章	往昔少年的踪迹	579
卅五章	战争与遗嘱	585
卅六章	游走战场的恶灵	591
卅七章	复活与毒杀	598
卅八章	湮灭的爱恨与悲喜	605
卅九章	飞去的云与留下的石	609
尾声一	橄榄海的女王	617
尾声二	凡人的书稿	620
尾声三	姑且算作彩蛋	622
后记	从书中人物的名字说起	625



上 卷

序曲一 失落的神谕

这里的人相信神，但怀疑命运。

神将命运告诉相信神的人，而这些人却怀疑、躲避，甚至试图改变命运。

国王本德走出神殿，心事重重。王后走在旁边，觉得不能理解。随从与侍卫默默地跟在后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神只通过祭司将命运告诉了本德，而本德又只告诉了王后。

“该怎么办？”本德站在神殿外高高的台阶上，将目光从天空的云朵上移向王后的脸。

“该怎么办？”年轻的王后反问道，“不用怎么办！这里你是主宰，你可以改变一切！”

“陛下……”拱手在一旁的祭司说。

“等一等！”本德打断祭司，转而对身边的随从说，“叫先知来见我！”

先知没有眼睛，他生来就是个瞎子，就像他生来就是先知一样。他通过鸟的叫声和空气的湿度来感知未来。这样感知的结果是多义而朦胧的，但又往往不乏准确性。他的方式与祭司完全不同，照本德的话说，祭司是通过神谕，而先知是通过智慧。智慧是联系神的另一种方式。

当祭司通过神谕将命运告诉本德的时候，先知也隐隐地感知到了一切。这个时候国王的随从也来了，说，老先生，陛下有请！先知就带上拐杖，在随从的牵扶下到王宫里来了。

本德和王后坐在宝座上，祭司立在一边。

“陛下，也许，这将是不可避免的！”

“真的不可避免吗？”

“这是命运！”先知叹道。

“命运？”国王反问，“就没有什么能够破解命运的办法吗？”

“除非这个孩子永不出生！”先知无奈地说。

“这怎么可能？”祭司忍不住驳斥，“陛下不能阻止男人婚娶，更不能阻止女人怀孕！”

“那，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先知慢慢说道。

“不，先知，”祭司眼里有一股隐隐的厌恶，他根本不愿称眼前这个长相古怪的老头子为什么先知，“这一切完全可以避免！”

“你现在认为可以避免？”本德将眼光从先知身上转向祭司。他对这个人不那么喜欢，因为他总以神的代言人自居，总是有意无意地要显示他不可替代的作用，总是要告诉别人神是至上，那等于在说祭司接近至上，而在一个国家里只有国王至上。祭司犯了一个聪明人常犯的错误，他认为神可以提高他的地位，但事实上只有本德才能提高他的地位。

清晨的神殿里，当祭司将神谕告知本德的时候，他错误地先在脸部堆砌了一个夸张的表情，话还没说，本德就几乎有些不愿意听了。要不是还在神殿里，要不是还面对着神像，他可能就已经转身走了。

祭司所说出的事情，虽然令人惊讶，但他假借神的口吻告诉国王这将不可避免的样子，实在比他所传达的神谕本身还令本德不快。

这完全不同于先知那恭敬谦逊的态度。本德心里想道，要不是他需要神，世上绝不会有祭司这个职位。幸亏在他的都城还有先知，这样一来，祭司也不会太放肆，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知道未来。这样，也就形成了巧妙的制衡，不管是祭司还是先知，都要服从于国王，国王是所有人的至上。

但是现在，先知好像一时拿不出有效的办法。

“说出你的方法，我的祭司！”

“我们不能阻止他的出生，但是却可以在他出生之后……”祭司做出一个杀人的手势，又说，“虽然找到他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

“但这总比阻止人们的婚姻要省事得多！”先知看不见祭司的手势，却听得出他话里的意思。

祭司听出先知的話充斥着嘲讽，但是他不介意，因为他的建议显然吸引住了国王。

“杀了他？”本德有些疑虑。

“杀了他！为了所有的人，为了整个国家杀了他！”祭司看了一眼旁边默不作声的先知，给出国王肯定的意见。

“怎么杀呢？”王后代国王问道，“总不能杀了这国家里所有的婴儿吧？”

“那，那就要问陛下。”祭司和王后将目光一起移向本德，先知也将鼻子伸向国王的方向，仿佛鼻子就是他的眼睛一样，他需要用眼睛查看国王的眼神。

“先知！”本德看着先知那黑洞洞的眼睛说，“就由你代我说出来吧！”

“不，陛下！”先知有些惶恐，“我不必多言……”

“就由你说吧，说出那个婴儿！”国王显得很威严，但再威严的人也有不愿或者不敢形容的事。国王又将眼睛看了祭司一眼，祭司正两眼放光，他不但愿意代神发言更愿意代国王发言，但国王却将眼睛移开了。

“这个孩子，他似乎有四只眼睛。”先知无奈地说，显然，这件事他也不愿意形容，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一只眼睛也没有。

“四只眼睛？”王后诧异，“人怎么可能长四只眼睛？”

“那只是一个形容！”祭司显然知道这一切，但他更想让本德和王后知道他知道这一切。

“在他的后颈部有两只眼睛形状的印记。”先知说。

“印记？”王后不解。

“也许只是胎记。”先知解释。

“不要称那东西为眼睛，我不喜欢这样的形容！”王后觉得有种奇怪的感觉从背部爬上颈部，仿佛准备要噬咬她。

“这样形容是有些不妥！”祭司在附和王后的同时心里觉得这是最妥帖的形容，尽管他和先知是对手，但是有时候他不得不佩服这位对手。他明白将那东西称为眼睛更符合事物的神秘性，也更符合神的谕示。

“好吧，其实那更像两块细小的鹅卵石。”先知从来不与人就无关紧要的事进行争辩。

“那又怎样呢？”王后问。

先知欲言又止地沉默了一下，祭司就接上说道：“只要找出颈部长有这种特殊印记的婴儿，问题就解决了！”

“好了，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已经说了出来，”本德叹了一口气，“告诉我解决的办法吧！”

“陛下！我只能指出他的方向，尽管我不能理解杀戮。”先知低下头，“也许他就在南方，也许他哪里都不在，而哪里又都在！”

先知说的话像谜语，他感知到的本身就是谜语。别人可能听不懂，但祭司可以听懂，因为他和先知一样，都是猜谜语的人。未来是谜语，谜语本身就是未来；

对谜语的猜测和解释就是祭司与先知的使命和工作。神告谕人的也永远是谜语。高明的预知者一定会少做猜测，多说谜语。

“我辈猜谜者！”祭司在心里不禁感慨。

然而国王和王后却并不喜欢猜谜，他们的注意力捕捉到的往往是更为具体的东西。

“南方！”本德站起来望着宝座正对的方向低声说道。

宝座正对的方向是宫殿巍峨的大门，穿过大门，可以看见遥远的南方天空和天空上无忧无虑游弋的白云。

“这样可以缩小范围！”王后欣喜。

先知伏下腰，说：“主！”

祭司拱起手，说：“神！”

往后的三年中，整个南方地区遭受了一场浩劫。但凡后颈部生有胎记的男婴，都被淹死在了就近的大江小河里。

“他应该死了？”

“是的陛下，他应该死了！”先知说，“第三个年头即将过去！”

“陛下！”祭司说，“而您应该亲自前往南方进行祈祷和赎罪！”

“是的，您应该前往南方进行祈祷和赎罪！”先知如同默念般重复祭司的话。这个时候，祭司觉得先知就是他的知音；他不由得感慨，人生真正的知音往往是自己的对手。

“我不用去吧？”王后问。她很聪明，但是聪明的人往往说错话。每个人都听得出她想问的是，涂炭生灵的罪责有没有她的份。

祭司比王后更聪明，他面朝国王，缄口不语。

“您不用去！”先知说。任何时候总有一个人要当傻瓜，而这次，这个傻瓜由心怀罪责的先知出演。

王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她没有罪，有罪的只是她的丈夫。

国王本德没有看王后，只看了先知一眼，他对王后不失望，因为他对这个女人从来没怀过多的希望。

先知明明看到了王后心里所想，就像他通过眼睛以外的器官看到了未来一样。他在心里说，有罪的其实还有我；但我不能没有罪；因为我是先知。

对于那个可怕的男孩，先知的心里还有想法。他曾指出，也许他在南方，也

许哪里都不在，而哪里又都在。那意思是说，如果他被找到并杀死，他将不再存在，因此“哪里都不在”；而如果他活了下来，那他将无处不在，即是“哪里又都在”，那么命运终将不可避免。

这“在”与“不在”，都是令他不安的。他是先知。

不久，国王本德出巡南方。

目的是对三年来这场不得不有的罪孽进行祈祷和赎罪。他希望能得到神的宽恕和人民的谅解，并且最终恢复南方不安的民心和离散的社会秩序。

三年了，其实也是不短的时间。

第一年里，溺死了三百六十个符合条件的男孩。但是事实上颈部长有胎记的孩子并不多，更不要说长有眼睛般印记的了。那三百六十个结束的生命里，有未婚父母乘机抛下的私生子，有仇家互相的设计陷害，但更多的是经官差做下手脚的穷鬼。

在这个国度里，但凡政令要颁行，就没有官差不趁机勒索民众的。大部分人为了不惹麻烦，往往交钱了事。却有那生活入不敷出，或者个别骨头硬的，大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官吏陷害，白白把自家孩子的性命搭进去充了这三百六十的数。

这些，高坐的国王本德不会知道。

到第二年，敏感的祭司察觉到了官差和部分民间的猫腻，经本德批准来到南方，对整件事进行直接负责，所有被查到的婴儿都要经他过目。

经过一定程度上的整顿，已经没有人敢在婴儿的白脖子上抹墨水和炭灰了。但是令他惊讶的是，有人竟然抱着长有胎记的女婴跑来领赏。

这令祭司非常愤怒，下令将这个胆大妄为的人绑在山顶上，交给人民处理。祭司这种做法，使得压抑的人们找到了发泄的机会，立刻群涌着奔向山顶，用石头把绑着的人砸成了肉泥。有的人还不解恨，将这些碎肉烂泥捡起来涂抹到了满山的巨岩上。也许这些人是前一年失去孩子的父母吧。

这样，直到第三年快结束时，除了发现有三个女婴在被禁止的地方长有胎记之外，竟没有一个男孩脖子上有印记。这结果令祭司颇感意外，但心下却安然了许多。

他为本德重新赢回了绝望的民心。

这只是一场噩梦，时间会让一切都过去。先知在遥远的都城祈祷。

年尾将尽，已经不会再有长有罪魁标志的男婴出生了。国王按照祭司和先知

的建议在南方各地举行仪式，进行祈祷和赎罪。

人们也渐渐恢复了创伤，事实上当他们得知了神谕，也就不再去恨国王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国王支持，只是把心中的愤恨进一步地转向了地方恶吏。希望有一天政治清明，能够使他们得到惩治。

人们最后在仪式上举行了欢庆。因为这个国家已经从一场灾难中走了出来，并且避免了另一场更大的灾难。

他们唱歌、跳舞和膜拜。南巡的祈祷和赎罪完满而成功。

“该返回了，”本德说，“日子该返回以往的平静了，我也该返回王后身边去了！”

正午的太阳明亮刺眼，一条河流傍着果园奔向远处。河里的溪水清洁冰爽，传来的声音悦耳动听。一个洗衣服的农家姑娘在唱：

远方的沙漠焦热似火
远去的你时常张望云朵
你无依又无从
骑着干瘦的骆驼

家乡的土地生长水果
过去的你总是摘下花朵
你最终是为何
摘下后不再送我……

本德在马车里揉了揉惺忪的眼睛问：“谁在唱歌？”

“是一个洗衣服的年轻姑娘，陛下！”

“带她过来！”

姑娘被带了过来，国王的威严居然没有令她胆怯。她灿烂的脸庞、干净的脖子以及脖子下白花花的胸膛令本德一时眩晕了。他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女人，特别是这么漂亮的女人。

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是这个插曲却改变了全局。

在返回宫殿的车队里多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抛弃了贫穷的家，抛弃了正在